

##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急速發展所衍生的環境生態失衡現象，已逐漸反應在人類飲食及居家健康安全等生活品質議題上，如美牛瘦肉精、塑化劑等食品污染議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H5N1流感等人畜共通傳染病議題；以及隨著高度現代化及都市化發展衍生的空氣／水資源／廢棄物污染、農畜產品化學添加物過量、蔬果農藥殘留等問題，都增加人們曝露在各種危及生命安全風險的機率，而首當其衝的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女性。面對這些高度變動性、不確定性及複雜性的環境風險，她們不僅需具備足夠的生活環境知識作為行為指導的判斷標準，更需要隨機應變解決問題的行動能力，而這種行動力往往展現在她們最直接的實踐經驗累積、學習與轉化形成的豐富生活知識應用上，是強調行動能力的環境成人教育值得探究的議題。

成人學習具強烈的自導性、經驗性及解決問題導向特質，有意義的學習只會發生在與他們真實生命問題相關的實際情境及需要上（楊惠君譯，2004；Clair, 1992），而環境作為成人最重要的居住地方（Newman, 1994），其所促發威脅生存安全的風險感受往往成為啟動環境學習機制的最大驅動力，特別是現今環境問題在科技與經濟全球化帶動下的高度流動性、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使得日常生活中面對的環境風險更難以掌握。一般成人在回應生活中的風險威脅時，往往必須藉由與生活環境持續互動的新舊經驗學習增能，此又仰賴他們在不同時間、空間、文化及社會位置等情境脈絡下對環境問題的經驗感受與主觀意義建構，才能促發降低環境風險或解決環境問題的意願及行動力，藉著生活實踐的經驗反思、互動、轉化及建構展開持續不斷的學習歷程。這種風險意識社會建構的經驗學習過程，不僅需要認知基礎，更仰賴學習者扎根生活的技能、態度、價值、感受、情緒與信念的整合（Jarvis, 2010），而這些又深受學習者不同時期身處的社會情境脈絡因素

及環境風險特質所影響，由此建構的風險意義驅動了捍衛個人及家庭生活品質行動的同時，也間接促進了關懷及友善對待環境的目的。因此，了解成人經驗學習的歷程樣態不僅有助於環境教育者理解常民如何與環境問題連結，也可從日常生活實踐的風險降低的因應行動中，提供解決環境問題的教育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臺灣族群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隨著90年代起一群來自東南亞國家及中國港澳等地的婚姻移民女性的加入而更為彰顯。根據內政部入口及移民署（2011）的統計，目前新移民人口達448821人，佔臺灣總人口數2317萬人的2%，是臺灣境內繼閩、客、外省與原住民以外的第五大族群（陳定銘，2008）。她們在環境經驗學習上的特殊性，除了反應在她們工具性社會角色（傳宗接代、照顧殘病家人、勞動生產等）、結構性社會不利位置（貧窮、偏鄉、殘障及高齡等中下階級）（王明輝，2004；吳敏欣，2009；張菁芳，2008；陳源湖，2004），以及因原居國經濟崩解的跨國移動歷史因素，也凸顯在她們文化多元的移民及女性身份的特殊意涵上。她們這種種獨特的個人生命傳記、移動脈絡及臺灣際遇等社會情境脈絡會對她們因應環境問題的風險經驗學習過程造成什麼影響？經驗行動的學習歷程又展現怎樣的特質？都是值得探究的。

經驗對學習過程的重要意義，從Dewey起便已獲得許多教育學者的肯定。在成人教育領域，Kolb、Barnett、Boud和Miler及Usher、Bryant和Johnston等學者都發展各別的經驗學習模型，但對經驗學習歷程的處理都過於簡化，難以完整解釋成人複雜的經驗世界（Jarvis, 2010），特別是移民全球流動現象形成的特殊脈絡。新移民經驗建構過程深受獨特的文化架構及社會結構力量影響，成人教育學者Jarvis（2004, 2010）提出的經驗學習觀點關切社會情境對個人生命傳記形塑的作用，對經驗學習歷程的複雜樣態也有較完整的討論，是較適合關照本研究新移民學習型態的基礎理論，唯Jarvis觀點的宏觀視角較少處理構成經驗學習歷程的學習形式（forms of learning）內涵，因此本研究嘗試從構成歷程的核心學習形式元素著手勾勒學習歷程的